



#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

# 九州幻想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


九张机  
[九]

还在战斗在影像天堂的鸽子公园  
潘海天[24格每秒天堂]三

九州·楚惜刀  
[天光云影·如意]

殊朝的宫廷大戏将步步迈入高潮

九州·唐缺  
[鸦巢夜谈]

关于庸俗小说家潘和姬承的故事

GameBox03[超级马里奥]  
七月的Mario No.17[跳跳男]

国家奇幻地图 点亮第3站

## 西安!西安!

夏茄[倾城一笑]笑得一城倾倒  
亮[钟鼓楼]只为青春的那一秒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州幻想. 九张机 / 潘海天主编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 9  
ISBN 978-7-5104-0529-7

I. 九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0385号

## 九州幻想·九张机

---

作 者: 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: 戚 飞

封面设计: 刘 洋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2.5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529-7

定 价: 12.00元

###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已然低了下去。

“三弟和乌里克是拜把子的兄弟，又怎么样呢？就算汗王肯把公主嫁我，他们宛车人说翻脸就翻脸，我明白得很。”牧云锦亮眼中露出一丝闪烁的光芒，如此时宫城亮起的星星灯火。“早晚有一日，我要灭了瀚州这些妄自尊大的家伙们！”

黎氏看了一眼儿子，无意打消儿子冲天的志向，微微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低吟道：“是娘不好，若那时能早些与穆如家……”

这是她一生的憾事。穆如家的女儿就是端朝的皇后，她应该深信这一点，可当时或许被皇后禹静氏的光辉所蒙蔽，她竟忘了要早早为儿子订下穆如家的亲事。穆如明光比儿子大一岁，她想，或许穆如家会有别的女儿降生，就这样错过了机缘，直到禹静氏为牧云天翊指腹为婚，才知道要后悔。

更令她扼腕的是，宁州一线的频繁战事导致穆如家人才凋零，嫡系中最后竟仅剩穆如明光这丫头，顺理成章成为穆如家的家主——这是何等尊崇的地位，即使见了皇帝也无需跪拜。禹静氏虽然去了，如今的穆如明光却堪与她这个皇后匹敌，令牧云天翊在他父皇心中的位置牢不可撼。

她有些出神地望着儿子：眉目疏秀，好学不倦，文武双全，朝中上下谁不夸皇二子是人中龙凤？可她看不出皇帝对之有格外的偏爱，相反，对他勤勉做出的功绩仿佛视若无睹。为此，她迟迟没为儿子娶妻，只允他讨了一个侧妃，要他以国事为重。私心里，她想为儿子铺就一番坦途，起码要选一位背景深厚的女子。

月映公主的出嫁，让她悚然一惊。草原诸部过去并不在她眼中，辉玛汗王这一举却提醒了她：该快些为儿子筹谋了。

“母后，我想去翠葆宫请安……”牧云锦亮心不在焉地道。

黎氏捧起粥缓缓地喝，纵然是满桌玉粒金莼，能咽下去的也只浅浅一碗。这荣华富贵都是给别人看的。她含笑一指桌上的银鳞鱼，“你吃点再走，我也看看他去。”

牧云锦亮有了劲头，捡可口的几片鱼吃了。他每日要操烦的事情太多，饮食总是有一顿没一顿，习惯了，就不在乎入口的是什么。

母子俩走在宫城的青石板上，宫女架了步辇在后面跟随。路不长，黎氏乐得走走，她很久没和儿子这样并肩走过。如今的牧云锦亮比她高了，有时她觉得，并不是她在保护着儿子——那个身影已是她最大的倚靠。

“噢——”牧云锦亮轻唤了一声，看见翠葆宫外穆如家的仪仗和扈从。

黎氏脚下不停，径直走进宫内。皇帝牧云显斜坐在金椅上逗弄一个粉嫩的男孩子，那是穆如明光七岁的弟弟穆如明灭，未来穆如家的家主。穆如明光静静侍立在旁，犹如一片轻羽，洁白的丝衣在灯下缓缓流过光芒。

“儿子见过父皇。”牧云锦亮向皇帝请安，欠了欠身，“明光姐姐也来了。”几个兄弟都将穆如明光视作老三的媳妇，平素亲昵惯了总偷偷喊声“弟妹”或者“嫂子”，唯独他人前人都尊称姐姐。

穆如明光亭亭还礼，又向皇后行礼，黎氏点了点头。穆如明灭扑到牧云锦亮怀里叫嚷：“二哥哥！二哥哥！你答应我的虫子呢？”

牧云显哈哈大笑，朝黎氏示意自便，饶有兴致地问儿子：“你许他什么好玩意？我这里哄他半日，他什么也没看上。”

牧云锦亮忙道：“回父皇，是越州河络做的铜片虫子，内里上了机关，放在地上会自行爬动。小孩子家就爱这个。”他扶住穆如明灭的胳膊，笑道，“等会儿我

舅爷。嘿嘿，这关系乱的……”

连日来他和乌里克已越发亲睦，把王子的心病探得一清二楚。乌里克是汗王长子，可惜亲娘早逝没了靠山，幸好这个妹子结上了端朝皇室，此后在宛车的地位将牢不可破。他又有心延揽交好，乌里克平素虽眼高于顶，对他牧云锦亮却心悦诚服，只觉二皇子慷慨仗义，是自己未来一大帮手。

“我朝向不禁长幼联姻，况且是亲上加亲，只是日后彼此称呼麻烦些。”牧云天翊答道。

“不然。”牧云锦亮又道，“王子和三弟是私交，公主出嫁是国事。”

“两位都是我兄弟，可不用客气。”乌里克得意微笑。先前汗王告知要妹子嫁入大端，他尚不喜，如今做了这些皇子们的便宜舅子，自觉面上有光，也就不那么厌恶与皇帝结亲。

想到婚典一结束，他就能结束难堪的质子生涯回到宛车，那时六个兄弟再没什么砝码与他争斗，成为真正的世子指日可待。月映这一番牺牲，于他百利而无一害。乌里克微有些感激地望了远处冉冉前行的妹子，目光里现出淡淡的温柔。

至于牧云天翊，因在宛车折过乌里克的面子，虽然名义上是结拜兄弟，王子并不以为意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牧云天翊那个伴当，箭法超群，到了天启却再也没见过。乌里克几次打探，牧云天翊笑而不答，而牧云锦亮以为那是穆如家的某位小将，不曾多问。

牧云天翊夹在两人中间正觉气闷。他遥遥看向对面队列里的穆如明光，容姿艳慧，正与穆如家一班少年翘首远观宫门。凝看了好一阵，穆如明光似是发觉，瞥向他看了一眼。

牧云天翊龇牙一笑，穆如明光忍俊撇过头去。

捱到辰德殿受册典礼结束，新妇往鸾和宫居处候皇帝，此后便是青妃的身份了。牧云天翊和牧云锦亮也卸了重担，可自行前去酒筵庆贺。牧云天翊早不耐这些繁琐礼仪，见众命妇忙去鸾和宫恭喜，生怕穆如明光走脱，忙在人群中朝她招手。

牧云锦亮原想拉他一起陪乌里克庆祝，见状转了心思，由他独自厮混，撵了王子往另一边去了。穆如家的人皆知三皇子和明光的婚事就在不远的将来，看两人亲昵无不欣慰，故意空出地方替两人遮去闲杂人等。

穆如明光大方走来招呼他，“你又要逃开应酬啦。”

“不缺我一个。”牧云天翊打量灯光辉映下的穆如明光，牵了她的手，唯恐她会飞去似的，“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

穆如明光一笑，对了周围各叔伯兄弟欠了欠身，随他一齐去了。

她素来磊落，任由牧云天翊拉了她的手，穿过侍卫护军的层层屏障，由一条宫中小道入了内朝官城。

转眼到了牧云天翊幼时居住的天香殿。皇子已长成出宫，宫人还是旧时那些，每日伴了香木青灯洒扫度日。穆如明光先前常来此地，见景物如昔，也很是怀念。

“这里和过去一样香。”她沉迷地叹道。

天香殿由沉檀木建成，香气数里可闻，牧云天翊幼时并不喜欢，说这是女孩子家住的地方。及年岁稍长，略解风雅雍容为何物，又见穆如明光特别流连这里，才渐渐生了好感。

众宫人一见三皇子回来，欣喜非常。牧云天翊不想大张旗鼓，便叫众人自便，只当没有看见他们，宫人们只得依依去了。

转过一个弯，牧云天翊从一道宫门后搬出一架长梯，立在房檐下。

“姐姐，和我上屋顶去看宫城如何？”

雪月？他不敢妄下断言。

眺望皇城里的喜庆安详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宁静。没有饥寒，没有孤独，远处辉煌的灯火像一片金色海洋，即使是微凉的晚风，拂到脸上也成了轻柔的低喃，如手边郁郁的酒香令人沉醉。

两个少年默默坐了好一会，回想着过往，想象着将来，偶尔彼此互视一眼，露出会心的笑容。

很快，空气中荡来一股醇香的鹿肉味，仿佛能看到滴着热油的野味在黑暗中冒着红火的亮光。牧云天翊和风翔云兴奋起来，忍着馋涎看穆如明光一步步爬上梯，连忙一左一右上前搀扶。

“刚烤好的，被我抢来了。”穆如明光手持腥膻，偏偏华服艳姿摇曳相衬。

牧云天翊看得动心，笑道：“别弄脏了手，让我们来伺候你吃。”说罢小心接过包裹鹿肉的手巾，将肉放在鼻尖一嗅，畅快一赞。

风翔云递上帕子，穆如明光拭净了手，急急地道：“来，喝酒吃肉，第二轮烟花要放了。”

牧云天翊取出随身的小刀，削下一片肉送上，“先给大功臣。”

穆如明光素手接了，倒一口酒饮了，继而大嚼鹿肉，赞不绝口。

“姐姐吃肉也这么好看。”牧云天翊奉承了一句，手中鹿肉一沉，风翔云已自顾自割去一片，兀自先吃起来。

噼啪几声巨响，盛大的烟花爆开在空中，三人像小孩子般你争我夺，一壶酒转眼喝得七七八八。烟火的磅礴气息传来，烤肉仿佛越发香了，惹得人狼吞虎咽。

穆如明光喝到兴起，慨然叹道：“我真想去瀚州走走。”若她是男儿，身为穆如家的家主，此刻早纵马踏过瀚州的土地，驰骋在广阔的草原。

牧云天翊笑道：“等哪天风兄弟气力好，让他抱了你飞到瀚州去！”

风翔云拿过酒坛，灌下几口，抹了抹嘴道：“我带她走，就不回来了。”

牧云天翊佯怒，“好，你敢抛下我，我就领穆如家七万铁骑，杀去找你。”

“不怕，我带了明光飞到宁州去，藏在青都森林里，看你怎么找。”

牧云天翊一愣，细想了想，犹疑道：“这……却有点难办。”风翔云原是信口开河，见他当真在仔细思考对策，趁隙夺了剩下的鹿肉去，穆如明光不禁莞尔。

牧云天翊哈哈一笑，转了话题道：“你这酒真是从公主的嫁妆里偷来的么？”

“一百坛酒，不缺这一坛。”风翔云语气轻松，表情促狭地道，“那丫头把她的马鞭也带来了，我看了不喜，用一根绳子换掉，把鞭子丢在香木桶的浴汤里。”

牧云天翊呆了呆，没想他如此胆大，忍不住又是苦恼又是好笑地说：“万一她要沐浴更衣，以为那鞭子是一条蛇……小风子，你真是个小疯子。”他大笑了两声，拍了腿道，“她每回在宛车无理取闹，都要拿这鞭子伤人，好！是要吓她一下才好，让她知道，到天启就不能再为所欲为。”

穆如明光见两人同声同气，知道难以劝解，笑了说道：“她若自幼骄纵，进了宫只怕有苦头吃，你们给她点教训未尝不可。今天她的好日子，吃了这个亏，怨气都发在宫女身上，又何苦来着？”

风翔云本是一时兴起，未想太多，听了这话又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你说得是，是我鲁莽。你们稍等，我这就去补救，顺便，再偷一坛酒来。”说完，把那条啃得光光的鹿腿往牧云天翊手里一塞，几个纵跃，从天香殿的屋顶轻飘飘地掠去了他处。

## 三

牧云显一朝，无论是星象学家还是秘术师们都得到朝廷极大的尊敬，不但皇极经天派、玄天步象派的占星师们在宫中有显赫的地位，一些小的星象学流派亦在民间蓬勃发展，御用术师们的数量则从前朝的十数人激增到了近百人，一度沉寂的太仆监又再度红火起来。

很多官员不明白皇帝如此重看重星象与秘术的道理何在，御史们一再上书却无能为力，眼睁睁看到整座东华皇城的上空布满了秘术的禁制，据说这能防备羽人的突袭和秘术者的行刺。

再严密的禁制毕竟无法遮盖浩浩皇城的每个角落，尤其对风翔云而言。

自从与牧云天翊来到天启后，生性孤僻的他不愿抛头露面，就在三皇子的府第中隐居。牧云天翊知道风翔云想继续修炼鹤雪术，便屡次带他进入翰林院寻找相关典籍，更暗中让太仆监的术师们进行指点。当时最负盛名的摄魔七老，居然对风翔云青眼有加，将十二星辰秘术逐一教授。风翔云到达东陆后的一年以来，见识远超过去数年所得，虽然依旧只能修炼其中一至两种秘术，但皇城上设置的禁制早不在他眼中。

黑夜里展开白羽飞翔太过显眼，况且到了天启后风翔云从未在人前飞过，只凭借天生的灵巧飞檐走壁，从天香殿转去了后妃的殿阁。

鸾和宫前后密布霞宸女卫，这是与羽林军平起平坐的一支禁军护卫队，昔年由长公主牧云燕创立，专司保护后宫妃嫔与公主。为了照顾青妃的起居，此刻又加入了侍奉过公主的几个宛车女侍卫。

风翔云耳目皆聪，很远就打探清楚她们的分布，特意绕开了众女所在位置，掠到寝宫的一面窗下。

月映已在房中，身披霞衣，彩饰明亮，侍女阿约萨翻动几案上堆砌的贺礼，时不时拿起给她看。她神情慵懒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，或是摇头，或是怔怔发呆。

“公主，这是皇后娘娘送的明珠，听说是蛟人泪所凝。你看，竟有梅果般大呢。”

“哪里有什么蛟人泪。”

“那再看这个，元妃娘娘选的浮光彩衣，公主穿了，就是这天启城最美的女子。”

月映嗤笑道：“一件衣裳而已，没有这个，我难道不美吗？我本就是瀚州最美的女子，才不稀罕天启这鬼地方。”阿约萨放下宝物，委屈地抿了抿嘴。

月映忽然生气，把那些金光耀目的贺礼统统扫到地上，啐道：“把它们收起来，我再也不想看到！”

风翔云从窗缝里目睹这一切，暗自摇头，她的公主脾气一如往昔，动辄就看不顺眼，只不知大端的皇帝是否忍受得了这泼辣女子。他又想到乌里克，那王子在瀚中时异常蛮横，到东陆后已知收敛，到底是虎视汗王之位的人。

在侍女匆忙收拾的时候，月映失神地取出三支箭抚摸，风翔云的视线被屏风遮挡，依稀瞥见她全神贯注的眼神。比起一年前相遇时，她消瘦了，眼中再没有跳跃的光芒。

他不知道她手中拿了什么，只见月映眉头一皱，又把东西丢在了地上。

风翔云趁她们主仆二人分神，像一缕月光泻进了屋子，自窗口溜了进来，落地无声。他一边留意两人举动，一边掩到屏风后的香木桶旁，伸手捞起湿漉漉的马鞭。来不及擦干水迹，他听到远处有整齐的脚步声传来。

风翔云耳力远超常人，思忖来人片刻即至，以这等齐整划一的声势，只有皇帝

络族立下密约，请他们追杀流亡的晟朝皇族。两百年来，这个密约仍在牧云皇族中心口相传，牧云天翎相信河络尚无力量突然反叛，让父皇起了出兵的心。

一是越州地下商会。宛州商会的势力自胤朝以来始终盘根错节，端时起受蛮族皇权的限制，一部分华族放弃宛州的根基，联合河络进入越州建立新商会，由明转暗。这股势力究竟有多庞大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如果牧云显查获某些真凭实据，觉得已动摇了朝廷在越州的统治，或许会出手一击。

最后，就是天罗这个杀手组织。襄帝以来，死于无名刺客之手的朝野要人已近百数，有人说其中大多出于天罗之手，江湖上也渐渐流传出天罗的中枢要地就在越州的消息。这些死伤每隔一阵就对大端造成冲击，好在两任帝王应变迅速，往往在朝堂的动荡之前就将后事安顿完毕。因此也有流言说这些天罗实是皇帝的走狗，不过用杀手的外表迷惑世人，把罪责推到了天罗身上而已。

在牧云天翎的沉思中，两人渐入内朝。好事的宫女知道来了夸父，无不探头探脑地在暗处嬉笑张望。盘域见有人关注，开心地迈着大步，一心炫耀他身上新制的华衣，那是几种异兽皮毛裁制得体的衣服，他从来舍不得穿。

离昆玉宫尚有一段路，有小孩尖利的哭声传来。牧云天翎蹙眉一想，自己几个皇弟都不住在这里，哭声却很是熟悉，连忙招呼盘域走去看看。

没走到地头，又一记骂声高扬了传入耳中。

“贱婢挪开你的手！”

牧云天翎听出那是带有瀚州口音的东陆语，震惊地飞奔过去，看到的景象令他怒不可遏。

月映持鞭傲然站在长廊上，身边服侍的宫女无不跪在地上。她面前倒着一个

宫装少女，绸衣上数道沾血的鞭痕，头面凌乱不堪。穆如明灭躲在少女身后的廊柱边，大声哭闹却不敢靠近。

牧云天翎认得倒下的侍女是穆如将军府的雪蕊，一向伺候小殿下穆如明灭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特别喜事爱玩。

月映正自娇笑，一副神气模样，刚想收鞭走人，蓦地瞥见牧云天翎虎了脸走来。

“不愧是宠车王女，在我大端的后宫也肆无忌惮！”

雪蕊在他的话语中艰难地站起。

“那又如何？”月映神色变幻数次，终于摆出不屑的面容，冷冷地回道，“有贱婢和小狗挡路，我自然要教训一下。”

“放肆！穆如家的殿下，岂容你侮辱？”牧云天翎吼了一声，转身把穆如明灭抱起，安慰道：“受惊了没？”

穆如明灭脸上挂了泪珠，哽咽地点头。牧云天翎安抚了两句，月映俏面僵硬，不住冷笑。穆如明灭看了她一眼，哭得更大声了。

盘域在长廊外不安地跺脚，他听不懂众人在说什么，看见穆如明灭哭泣，很是难过。

牧云天翎扫视四周，分明有昆玉宫的宫女，便道：“是元妃叫你们来迎殿下的吗？”那些宫女忙道：“是，可是……”忙低头噤声，一动不动。牧云天翎知她们赶来时想必月映已动手，瞧这情形，她不让任何一个人离开，宫女自然无法禀告元妃。

“雪蕊，你说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雪蕊勉强一笑，痛得抽了一口冷气，她用手托住受伤的身子，慢慢地道：“奴婢陪殿下进宫，走得好好的，殿下说要捉迷藏。奴婢想抓住殿下，一时跑得快了，冲撞了娘娘。”

“你撞得我胸口疼，不是死罪么？”

月映悠悠持鞭，看不出有疼痛的模样。

安国公长叹一口气，踌躇了半晌，握住珊瑚的手忍痛道：“乖孙女，不是爷爷狠心。皇后已动心要与我联姻，趁我还在，为你找一个好归宿，是我最后的心愿。皇上对我全家不薄，二殿下又是个人物，如你能救他，千万不可留余力。”

老人的语气里充满悲凉。阖府人的未来曾系在他的肩头，如今，他要将这重责传给孙女。

“爷爷……”珊瑚俯下身一拜，淡淡的笑容里有洞悉世事的释然，“孙女自幼研习星象，知道天意不可违。但爷爷说到了这个地步，孙女再不尽心，于国于家都会害事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成全爷爷的心意就是了。”

她幽然一笑，深不见底的眸子里光芒渐隐。

“珊瑚，你告诉爷爷，最后你的归宿会是什么？”安国公忽然问。

“爷爷说笑，你知道我算不出自己的命运。假如我真的嫁给了二殿下，而他又能借我之力侥幸避过灾祸，大概，我会成为一个不快乐的王妃吧？”珊瑚淡淡地道，挽起一缕青丝，看它在指尖无力滑落。“这条路能保得天下太平，保得我们两家安康，珊瑚纵然不幸福，也无关紧要了。”

安国公呆了一呆，不明白她为什么有预感自己会不幸福。他暗忖，只要牧云锦亮能够好好对待珊瑚，她的未来将不会暗淡。因此，势必要点醒二殿下，要诚心诚意地接纳珊瑚。

安国公移开身躯，朝珊瑚拜了一拜。

她轻巧避开，站起身，依依地望向窗外深沉的夜空。

“既是如此，就让我承接二殿下今后的命运吧。”

### 三

高高的宫墙外，宛车王子乌里克只身一人，顾影徘徊。他几次请求觐见青妃，无奈妹子铁了心肠不见，令他难堪，心中更是恼怒。

原以为此时已踏上返乡之路，不想朝廷的诏书迟迟不见，送亲的队伍就要北归。他心下急了，左右打听，才知月映在皇帝面前开口要留下他。他又惊又怒，有心寻妹子问个明白，却屡屡吃了闭门羹。

这天寰时皇帝将设家宴，招众观赏雷州毕钵罗使团的杂技技艺，乌里克因青妃的缘故也在受邀之列。婚后乌里克尚未见过皇帝，生怕见面即被圣命要求留在东陆，有心赶在宴会前向妹子进言，求牧云显收回成命。

不想青妃再次拒绝相见，乌里克不甘离开，守在宫门外盘算对策。

他这里寻事待发，徘徊深思之际，忽看到匆忙行走的牧云锦亮，看样子是要往承裕宫而去。乌里克正愁无人相助，连忙招呼，“二殿下。”

牧云锦亮停步，走近了惊奇地道：

“王子怎会在此？”

“你来得正好。我来见青妃，既撞见你，不如与我同去。”

牧云锦亮闻言作难，“青妃娘娘虽是母妃，我去问安未尝不可。只是圣眷正隆，怕是不便。”

乌里克皱眉，皇城里繁琐的宫规是他最头疼的，牧云锦亮说得无不道理，他不想弄巧成拙，心下踌躇。牧云锦亮笑道：“我正想去见母后，王子可愿同行？”

乌里克被他一言触动心事，大喜道：“如能见到皇后，天大的事也有法子。”牧云锦亮淡淡一笑，殷勤地引他改道而行。

两人到承裕宫之时，郡主珊瑚身着吉



风翔云带了月映高飞入空，翔鸾殿的上空风云骤变，无数金色的光芒朝两人飞翔处射去，牧云天翊脸色煞白，知道皇城上埋伏的禁制已被触动。

珊瑚仰头看着那飞翔的身影，嗅到了似曾相识的气息。她轻蹙黛眉，慢慢坐回了原位。

## 五

金色的烟云过后，上空消失了两人的痕迹，羽人带了青妃没入天际。

牧云显脸色阴沉，下令雷州使团一千人等立捕入狱。翔鸾殿前很快聚集了大量羽林军，帝后被重重保护，受惊的妃嫔与皇子、公主们在护卫下匆匆返回各自居处。牧云显沉声指挥羽林军往各处搜寻青妃下落，并召人请太仆前来，质问皇天上空的禁制为何困不住羽人。

牧云天翊虽为风翔云忧心，眼前心疼的却是穆如明光。太医迟迟不到，他望了明光脸颊上的血痕又是生气又是难过，拉了她的手问：“痛么？”

穆如明光脸上热辣辣的，自知伤得不轻，好在眼不见心则静，微笑道：“没被狮子咬到就是万幸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”

牧云天翊见血痕下皮肉渐肿，一腔怒气发在月映身上，恨恨地道：“青妃打了你家的婢女不说，又欺到你头上来，着实可恨。”临近了看了丝丝血痕叹惜，“等太医来了，你要听话，有什么忌口要记住，就不会留疤。”

牧云花月在一旁听了，嘻嘻笑道：“三哥说话就是肉麻。嫂子是聪明人，哪用你教她。”牧云天翊瞪他一眼，他忙摇头道：“罢了，我送明灭回家，你们慢慢卿卿我我。”他牵住穆如明灭的手，牧云天翊道：“盘域在殿外，让他护送你们回去。”

等两人走了，牧云天翊懊恼地道：“风救了青妃，却突兀地带走她，只怕不好向父皇解释。早知道就不偷偷领他和盘域进宫看杂耍。唉……”他让两人留在外面，以盘域的身高，足可越过黄幕看到一切。

穆如明光安慰道：“他素日处事懂得分寸，现下大家以为是雷州使团的羽人劫走了青妃，不会过多怀疑。只要寻个僻静处放下青妃，理应无碍。”

牧云天翊瞥了一眼正在调动中的羽林军，小声道：“我去父皇那里讨差事，帮忙在宫里找，最好能赶在羽林军找到他们前替他遮掩。你带人马在宫外看看，我怕他竟带人出了宫。”

以风翔云的性格，就算突然把月映扔到天启城外，牧云天翊也不会奇怪。说实在的，他心底反有些痛快，若能以此吓吓蛮横无礼的月映，也算是为明光报了仇。可如果青妃真出了事，总要有顶罪的人，一个处理不当，不仅与雷州的关系急转直下，和瀚州诸部也会产生间隙。

那女人就是祸水，他暗自摇头忖道。

穆如明光像是想到什么，微微走神。牧云天翊心中一动，心虚地问：“你是不是不想见到青妃？”连日来宫里风言风语他听了不少，疑心有人会胡乱说他什么。

穆如明光笑道：“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她那一鞭帮我脱险，我该谢她才是。”

牧云天翊听了前半句，心里扑扑直跳，未了放下心来，仔细看穆如明光的神色，没瞧出端倪，略略心安地道：“你大人大量，不会生气。该死的太医，怎么还没来？”

反是穆如明光安抚他，“不必等他来，我清洗一下，这就出宫去。青妃娘娘的事情要紧。”说完，叫上跟随的婢女，往翔鸾殿内取了清水棉布，自行去了。

牧云天翊自觉对她不住，打点精神赶去父皇面前。牧云显安顿好黎氏及诸妃，

人就像消散的烟云，不曾留下任何痕迹。

黄昏时候，穆如明光传信说领了一队人马在天启城外搜寻，牧云天翎有心随她同去，又恐随时会有风翔云的消息，必须留在宫中照应，不得不任她去了。

穆如明光驾马飞驰在城外，她的伤口上轻抹了药膏，隐约间如映了一缕红晕，远看去秀丽依旧。身后的家将皆是亲信，见她此次亲自带队格外郑重，收拾了十二万分的小心，不放过沿途一线的可疑。

出城后没过多久，凌空射来一支木箭，插在前方不远的地方。

随行的军马嘶声一片，穆如明光人马皆静，定定地停下，命人拔起木箭奉上。箭上有一块白布，歪斜地写了几个字。穆如明光知是风翔云所为，抬头看了漫天晚霞，拿他无法，只得按他写的地点赶了过去。

穿越林荫，一处荒僻的山冈上，昏昧的霞光笼罩着月映。她抱膝坐在山头，盘起的高髻俱已散下，整齐的发丝在身后荡漾。凤冠珠饰和马鞭被丢弃在一边脚下，唯有那身华服仍彰显她尊贵的身份。

穆如明光命军士们在后待命，独自驾马过去。月映听见蹄声，回首看了一眼，又抬头望天。万物都不在她眼里，她唇角含着笑，满怀期盼地看着天空。

“明光见过青妃娘娘，娘娘平安就好。”

月映岿然不动，山冈上的风吹过两人衣角，她像是忽然记起什么，撇过头又盯了穆如明光脸上看。鲜红的血痕在霞光下反而现出暗黑的颜色，像拂过的一缕青丝。

“还疼吗？”

“不得事。”

月映轻笑一声，眼前仿佛重现那一幕情形，一阵大力拖来，她便腾云驾雾。那是他的手，他的力量，一如君王的强势。她出神地想着，心口丝丝地疼痛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他没有一句告别，就这样一去不返？

穆如明光在她身边坐下，“那个羽人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，不许你提他。”月映盈盈一笑，像是守着一个秘密，“你的来意我知道，我要等他回来。”

穆如明光蹙眉，风翔云引她来此，肯定不会回来。青妃迟迟不回宫，牧云显势必震怒，说不定一场风雨将至。想到此走上前一步，身为穆如家的人，不可任由灾祸发生。

月映摩挲手里一块红巾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差一点就看见了……”

穆如明光停步，知风翔云隐瞒了身份，松了一口气，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就在这儿陪着娘娘。”不管月映答应与否，她转身下岗，吩咐待命的军士快马回城，禀告大内一切安好。

等她回来，月映不耐烦地道：“你们回去，我不会再回宫。”

穆如明光微笑，“娘娘受了惊吓，不便骑马，等会宫中自有凤舆前来接驾，明光在此静候。”像是完全没听见她说的话。

月映眯起眼，穆如明光是在威胁？嘴角笑意愈浓，即使是穆如家的人，也无法阻挡羽人的飞翔。月映安然地想，宫里来人又如何？她深信他会归来，与她共翱青天。

夕阳在云霞中一点点沉下，山冈上渐渐凉意满襟，月映缩起身子抱住双腿，眼里弥漫着幽暗的夜色。穆如明光在不远处望着，忽然怔怔地想，如果那人不是风翔云，她或许会乐意看到他们飞得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回来。

凤舆来得比预料中快，山冈上瞬间亮起一排排宫灯，更有一队羽林军随行。穆如明光知道避不过去，站在月映身后，低低唤道：“娘娘，时辰不早，该回去了。”陪了半个时辰，这是她能为青妃争取到的最多时间。后妃久处宫外是内廷深为忌讳的事，何况这回是被掳走，更添难堪。

还学得满嘴滑腻，牛皮吹到天上去！”

风翔云被他一堵，想想初来太仆监时的冷傲，一时没了脾气。

这一年他变了很多，学会和人打交道，学会了寒暄热络甚至谈论无聊闲话，对摄魔七老也是嬉笑怒骂，随性而为。有时他想，如果当年对师父翼先生能如此，或许，会见到师父更多的笑容吧？

焉微心中实爱这个羽人少年，看他被说得哑口无言，立即心软，缓过语气道：

“嗯，小子，那个什么大典你是不是不在乎了，你在乎的，是不是他们俩的星命？”

风翔云点头，“天翎和明光的星命，到底合不合？诸位师父是否能推算出来？”

焉微叹息，“我们研究的秘术，是借助星辰的精神力魔法，不像那些占星师们，划分星域测算轨迹，根据星辰力和精神力的此消彼长推断未来。虽然我们能感应星辰诸神的力量，但推断吉凶祸福，却要真正修习星象学的人才能做到。这是两码事啊！”

风翔云失望地道：“这么说，完全没法子帮上忙？”

“单纯修炼秘术的秘术师没法做到。占星师中，如有修炼了寰化秘术的人，则能格外准确地判断未来吉凶。”焉微摊开手道，“可惜我的星象学问平平，寰化术派不上用处。”

“看来，还是得去重新找个占星师推演。”风翔云沉吟。

焉微摇手阻止，“不，此刻他们俩的星命已成禁忌，不能在大典之前被人随意推演。而且测天之仪越大才越精确，观星台上的浑天仪是东陆最大的一架，它所计算出来的星图，会被最多人接纳。休说你能事先找人推算，就算推得再准，与那架浑天仪演算出的不符合也是枉然。”

风翔云目瞪口呆，“那就是全然无法，只能顺其自然，各安天命？”

焉微盯了他道：“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圣师从来没说他们星命不合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“青妃娘娘被掳后，陛下召太仆质问皇城禁制的事，同时皇极经天派的圣师也想推断一下吉凶。结果不幸算出来年大端有血光之灾，就应在东华皇城內。此事与青妃似无关联，陛下犹恐应在三皇子和穆如殿下大婚一事上，故命圣师择吉日再做推演。谁知道这消息传了出去，圣师还没来得及推算，就变成说他俩星命不合，真是稀奇怪哉。”

风翔云青了脸，“为何不早说？”

“你又没来问。什么星命不合也就是这几日在流传的事，与你们根本无关。再说，三皇子那般冲动的人，和他说了，小事也变大事。”焉微耸耸肩，“谁知道他还是闹了一场，了不得。他要是耐心好些，多等几日，圣师自会把重新推算的结果告诉他，如今可好……一团乱。”

风翔云在微笑，如果牧云天翎听了那样的流言无动于衷，就不值得他为之奔走。

“小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我们的圣师有没有修炼过寰化秘术？”

“历朝历代，偶有占星师精通秘术，可惜这等学究天人的人物毕竟是少数。我朝圣师无人兼修秘术，也许若干年后，会有不世出的高人既懂得演算众生命运、又能以术法改变世间。可是，那样的人恐怕不会有，即便有，我们也见不到了。”

焉微不知道的是，百年后果真出了这样一个角色，不仅身负绝顶的密罗法术，也以九阙笏算的占星术窥见了天地间的奥秘，成为大端最后一个皇帝。

风翔云想了想道：“要做那种人，想来也心力憔悴，未老先衰。我还是只修秘

由，集中精神看去。

黑夜中依稀传来穆如明光从容的声音，“我要上观星台祈福。”

守卫的将军不敢怠慢，在深夜宫禁时刻只有帝后与穆如家主能自由出入宫内，不受拘束。众守军让出一条路来，容穆如明光走向观星台。

风翔云留意到穆如明光身后有几个黑衣侍者，散开到广场四角，他们手中恭敬举香，像是在执行某种仪式。当穆如明光慢慢踏上高台，那些黑衣侍者也与四角的守军擦肩而过。

观星台上没有点灯，面目不清的浑天仪像一只骇人的巨兽屹立。穆如明光独自站立了片刻，黑衣侍者在远处敲击廊柱，清脆的声音一响而过。

“你可以出来了。”她徐徐地在观星台上说，语音不大，风翔云却听得清清楚楚。

他略想了想便明白。穆如明光知道他修炼明月秘术，眼前这么大的广场，无论他在何方，只须轻轻一语就能唤到。他扫视守军，奇怪的是那些人毫无知觉一般，动也不动。

“他们已被暗香催眠，不必担忧。”

风翔云没想到她竟如此敢作敢为，连忙现出身来，横飞到观星台上。

“你一走，他就送信给我，求我设法助你。”穆如明光轻笑，像是牧云天翊在央她下一盘棋，只是举手之劳，“我想你既已来此，花半个时辰找到你想要的答案，应该足够。”

风翔云的记忆里，穆如明光一向遵守礼法，这样罔顾律法的事情有些匪夷所思。

穆如明光盈盈一笑，清澈的双眼里忽闪出俏皮的神色，“怎么，我就不能任性一回？”

“仔细想来，你比我们大不了多少。”风翔云摸头。

穆如明光神情一黯，扶着浑天仪硕大

的铜架，眺望莫测的星空。从交织往复的轴轮上望过去，天空被割裂成无数细小的碎片，就像人生支离破碎的片段。

像是被天地间沧桑的气氛感染，她记起一些往事，淡淡地道：“我娘去得早，禹静皇后待我如亲生，本来以为能开心过几天好日子……可惜我五岁那年她也走了，剩下我和天翊两个孤零零的。”

风翔云知道她父亲穆如铁山在明光八岁时战死在瀚州，不忍地低下头去。

“就算要逆天而为，我不想和他分开。”穆如明光说得坦然，挺直的脊梁如铁坚强，“你们已尽力，我也不会坐享其成。”

风翔云不再嗦，当即纵身跃向观星台的北边。要布重华之阵须在八个方位上分别安置法器，借此凝聚和调取寰星的力量。尽管穆如明光为他争取了半个时辰，可用的却仅有三分之一个时辰，下一批换班的守卫来到之前，他必须完工而去。

穆如明光赶上他，递过两件法器，“还有这个。”

风翔云惊异地看她，接到牧云天翊通知后如此短暂的时间内，她就能找到所缺的东西，穆如家的实力不可小觑。

“别愣着，穆如家的清客里也有秘术师，借几样不是难事。你若感兴趣，改日带你去结识他们。”穆如明光淡然笑道。

风翔云点了点头。他最先找的是镇守法阵的枢纽位置，在台上来回走了多次，横量竖量，亏了有涵璇在手，凭借一把七正尺勉强测出大致方位。他心中暗喜，目测了中心点附近的几块青砖，挑出其中一块试图用力撬开。

可轻轻一碰触，砖已松动，伸手一翻便露出一大块空隙，里面竟有一团青布。他诧异地停手，穆如明光跟在后面看出异样，问道：“有人动过？”

黑暗中仿佛有森然的眼睛在窥视，风

风翔云精疲力竭，过度的冥想和施术几乎抽空了他所有的精气。他勉强跌坐在地，看见牧云天翊牵了穆如明光的手，而后，不得不虚脱地向后一倒。周边的穆如家将马上扶住了他，其中一人伸手按住他的额头，不一会，风翔云苍白的脸色渐渐缓和。

群臣高喝万岁，齐齐伏地敬拜，声响震天。

占星大典至此已成庆典。皇帝下令浑天仪维持原状三日，典制官们无可奈何，眼睁睁看羽林军封了观星台，将这次占星的结果当作神迹膜拜。牧云天翊喜滋滋地与穆如明光走到皇帝面前，接受父亲的祝福。

“你先前差点毁了观星台，该怎么补救？”牧云显笑问。

“孩儿知错。将来孩儿要为父皇重盖一座天下第一高台，把这六组浑天仪再加多一倍，变为十二组，对应十二颗主星。无论父皇想要看到大端多少年后的景象，我都要用它一一算出来，让父皇能够目睹大端盛世永传。”牧云天翊意气风发。

牧云显抚掌笑道：“好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这观星台就改名瀛鹿台，助你逐鹿天下。”黎氏闻言色变，勉强挤出一缕笑容，忧虑地望着这对豪情万丈的父子。

穆如明光眼底的忧愁隐藏更深，她悄然移过头去，回望观星台上冷冰冰的仪器，仿佛打开了一张张大嘴，嘲弄着欲望太多的世人。

那夜，她没有和牧云天翊、风翔云两人庆祝，只送去几坛好酒，早早回穆如府歇了。一个人的时候她在想什么，这是连最亲密的人也无法探知的心事。

皇子府内，两个少年把酒言欢，书斋里横七竖八堆满的典籍尚未撤去，坛坛罐罐的酒器已充斥满两人的视线。他们横卧在地，双脚翘在书堆上，碰杯，喝彩。

“你喝了酒，恢复得真快！”牧云天翊望了风翔云笑。他刚才还被四个人抬进屋子不省人事，一闻到酒香就即刻跳起，像馋虫一样钻进酒坛里。

“谁让殇州什么也没有，天启没别的好，就是好酒多。”风翔云抱着坛子说，仰头倒酒，却发觉早已空了。牧云天翊拍地大笑，把手边一坛未拆的酒丢了过去。

“其实要多谢明光，她手下那个印池术士帮了不少忙。要不是那人出手，我还不知道身边那些家将都是她请来护法的秘术师。”风翔云回想占星大典上的情形，感慨地叹了口气，“今趟险象环生，好在你们俩真是有缘。”

见他夸穆如明光，牧云天翊很是得意，顺嘴多赞了两句，又道：“圣师说，所有刻度契合得纹丝无缝，我和明光姐是天造地设的一双！更妙的是你让他看到那什么如意，那些大臣都抬头在找，这要再传扬到宫外去，让普天下的百姓也知道了，就再不会有人说我们俩的姻缘会带来不祥！”

风翔云替他欢喜，悠悠地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才不费劲搞什么法阵，乖乖等圣师算出结果就好。”

“不，圣师推断得再准确，还是会有人胡说，只有让所有人都看到吉祥的天象，我们才能如愿以偿。”牧云天翊感激地握住风翔云的手，“你就是我和明光的如意。”

两个少年相视莞尔。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血光之灾的预言并没有错，阻拦两人大婚的灾祸已近在眼前。让牧云天翊和穆如明光无法成婚的，正是最偏爱他们的皇帝。

这是绍统三十五年六月的夏天，离牧云显被天罗刺杀还有八个月。

腥风血雨即将到来。

悲哀过后，风翔云离开了他毕生的知己，向了未知的残忍宿命进发。  
一生的诺言，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

**正传****《天光云影·暗羽》**

一个一心成为天罗的河络少年，一个生长在天罗世家的魅族少女，  
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天罗的羽族神箭手，聚会于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天罗考试……  
风翔云战斗第一击，华丽炫目的秘术交战带你进入隐秘的天罗刺客世界。  
最终，飞翔的少年知道了自己的来路去处，而肩负的绝密任务让他如履薄冰，却终因  
怀着重逢的信念，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

**《天光云影·歧途》**

越州中白山上，无数的迷宫歧路等待着天罗新人们前来。  
被暗中下了谷玄咒语的风翔云，不能杀死一个天罗，却要徐徐展开灭绝天罗的大计。  
面对各路好手的他，能否毫发无伤？不知身陷绝地的他，能否全身而退？  
九重秘术天罗的修炼拉开帷幕，九个性格不一的天罗初战结果又是如何？

**《天光云影·狭路》**

分赴各地执行任务的天罗，很多人离奇死亡，黑暗中的手伸向了以杀人为生的刺客们。  
风翔云遇到了不知来路的高手，来自朝廷的消息令他热泪盈眶。  
九死一生的搏杀，胜出的强者依然身心俱疲。  
皇城中，处于风暴漩涡中的牧云天翊顶着巨大压力发出了灭天罗的宣告，狭路相逢后  
谁是真正的勇者？

**《天光云影·死间》**

天罗有内奸，这个消息令一场大清查暗中发动，风翔云该如何躲过？  
牺牲、还是自我牺牲？背叛，还是重新信任？  
心与心的较量，无情地利用与有情地付出，谁欠谁更多？  
爱上一个人，为他罄尽所有，如果两手空空，你最后的选择会是什么？

**《天光云影·逐胜》**

历史重演，大军再度正面对战天罗，无论谁胜谁败，修罗战场上响起了战斗的号角。  
真相慢慢揭开，风翔云众叛亲离，如何侥幸逃生？  
一对生死知己在重逢后要怎样互相对峙？繁盛一时的天罗最终命运又是什么？  
风翔云找到了记录天命之地，师父当年的预言依然在耳边回响。风过也，不留一点痕迹……

尸舞者？这个可怖的残疾人，竟然是个操控尸体的魔术师？潘海天连忙仔细看着那两个夸父，果然，夸父的表情僵硬得过于不自然，动作也明显呆滞，目光中毫无神采，视线完全没有聚焦点。

尸舞者发出桀桀的怪笑声，就像钝锯锯木头一样刺耳难听。他再挥了挥手指头，他身下站在左侧的夸父举起空闲的左手，往自己的胸膛上一挖，一股黑色的血液慢慢流了出来。云灭点点头，对潘海天解释说：“血液的循环流动，对于机体保持活力十分重要，短期使用的尸体也就罢了，如果有几具尸体使唤得很趁手，想要长期驱用，他们这些尸舞者就会在尸体里注入一种毒药，保证血液流动，当然了，这样的话，血色就会变得很奇怪。”

两名夸父一步一步走到大堂中央，潘海天担心地听着地板吱嘎作响，又心疼地望着被他们毁掉的大门。尸舞者一扬手，一枚金铊飞了过来，正砸在他头上。

“这枚金铊，够修你的门了吧？”他问，说话的腔调很怪，大概是因为脸上的那些伤损坏了发声器官。

潘海天恨不能把头点下来：“够了够了！十扇门都够了！”他把金铊纳入怀中，一面招呼卢三用厚重的毯子暂时挡在破洞上遮蔽风雨，一面向后院走去，一面想：“你干脆多给我点钱，直接把鸦巢客栈拆了吧。”

“你去哪儿？”尸舞者问他，“来了客人也不招呼入住？”

潘海天定在原地，老实地回答：

“我……我害怕。我从来没见过您、您这样的人。”

尸舞者哈哈大笑：“比起一般人，你已经表现得不错了。我不需要房间，就在这大堂里将就一晚好了。”

潘海天巴不得，以最快的速度送上茶

水和火盆，赶紧溜之大吉。云灭却叫住了他：“按规矩，你是不是也应当登记他的名字呢？”

可怜的掌柜正在为难，尸舞者通情达理地说：“没问题。可是我已经记不住自己的名字了，你随手替我写一个吧。”

“你们两个真有默契。”潘海天耸耸肩，真的随手在登记簿上写下了“施五”两个字。

## 第二天 良时之中，夜色渐深

“那一刻，乌鸦在外面的棚顶上呱呱乱叫个不停，雨水如道道白线，从无穷中来，落到无穷中去，如万道幻流现于眼前。”

潘海天对这样看似相当有内涵的句子很满意，没有注意到一句话里用了两个“如”字，显得有些不考究。大堂内，尸舞者一直没有从夸父的肩头下来，云灭则悠闲地喝着酒。两人并没有一人占据大堂一角，刻意划出距离，而是若无其事地挨得很近，像是要表达对对方存在的浑不在意，更像是想要互相摸清底细——虽然他们在长达小半个对时的时间里一言不发。

姬承自从看到尸舞者及两具夸父行尸的恐怖景象后就吓得躲回客房，不敢下楼半步。潘海天偶尔抬头，却发现他正在从门缝里向着自己悄悄招手，于是走上楼去。

“大哥，你们这儿是不是总喜欢来这样的怪物啊？”姬承的声音很紧张，“他们看上去都不像好人。”

废话，还用你说么？潘海天想，不过他还是安慰姬承：“这种荒村客栈，偶尔出现一两个怪物不足为奇，我早就习惯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他们要都是这样，我

01/228.446.792

地还想再说下去，尸舞者响起：“掌柜的，把楼上青下来吧。”

## 第二天 初，万籁俱静

，冷入各人骨髓里。大堂占据了一个角落，相互猜羽掠过。”

勺到来太能激发灵感了，说的情节。潘海天文思如五个客栈夜斗的故事不断发魔术师、尸舞者……不同在鸦巢客栈，为了抢夺某宝而勾心斗角乃至于兵戎非他们打起来，小说就好写了，大段大段的文字稀里哗啦就能一下子涌出来，好像天下的小说都是这么回事。

大堂中，三个现实中的怪客却在安静地和平共处着，没有给那大段大段的文字涌出来的机会。只是三人中的云灭和尸舞者显得镇定自若，姬承却总是抑制不住地小小抖一下，目光一会儿看着云灭的剑，一会儿盯着夸父硕大无朋的手掌。

“这么说来，我们三个都是被别人约到这儿来的，”云灭淡淡地说，“这可真有意思。”

“是啊，真巧啊，”姬承强行在脸上挤出笑容，却比哭还难看，“我们三个到了，约我们的人一个都没到，就更巧了。”

云灭似乎被噎住了，不再理会他，转向了尸舞者。尸舞者沉吟着：“毫无疑问，他为了把我们叫过来而做出的许诺也都是假的了。是什么人和我们开这么大的一个玩笑呢？”

姬承的脸白了：“啊？是同一个人约

的我们？他答应我的遗产也是假的？”

潘海天停住笔，在心里叹息一声，用尽量温和的、不伤人自尊的语调对他说：“这是显而易见的。”

姬承颓然往椅背上一靠：“他妈的！我还说能先偷偷留点私房钱呢。这一趟白来了……”

鸦巢客栈的气氛变得异常沉寂而充满不安。除了云灭和尸舞者，潘海天也在脑子里饶有兴致地推想着：“会是什么人编造了这么大一个骗局，把这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聚到一起的呢？”转念一想，他们要是在这里打起来了，这可怜的客栈可吃不消，一时间又有些发愁。

卢三这时候从后堂钻出来，睁着惺忪的睡眼，低声对潘海天说：“好像有人从后门绕进来了。我听到门响。”

他没有料到尸舞者和云灭的耳朵都很灵敏，听到这话，云灭立即站了起来，尸舞者不知发出了何种指令，夸父们也开开始挪动步子。突然之间，右侧的夸父解下腰间长鞭，猛地一挥，鞭梢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直指向通往后厨的木门。一声巨响，木门被击得粉碎，一个人影从门后狼狽不堪地窜了出来。

呛啷一声，云灭长剑出鞘，迎着那个人影刺了出去。他的剑招奇快，几道剑影闪过，已经将来人逼到了大堂中央。云灭和夸父都停止了进击，但显然来人已经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，不能轻举妄动。

“这两个家伙真是不成话！”姬承两眼放光，义愤填膺地小声对潘海天说，“怎么能对姑娘下手那么狠呢，幸好没伤着！”

潘海天也顾不上搭理他，视线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子所吸引。这一个晚上见到了太多恶形恶状的人物，陡然间见到这么一个长得还算漂亮的年轻姑娘，难免让人心里稍有愉悦。只是这姑娘虽然长得不



“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吧，”云灭说，“我们四个人，分别收到了一封信，被约到鸦巢客栈来和写信人会面。信里一定是都许诺了某些无法抗拒的诱惑，所以收到信的人都来了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写信人耍弄了我们。”

“现在的问题是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要挑选我们四个？”燕歆接口说。

“因为我们四个身上存在着某种共同点，”尸舞者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，“能把这个共同点找出来，对方的身份就明晰了一半。”

“那就从最先到的这位先生开始吧。”云灭指向姬承。

姬承一愣，战战兢兢地开了口：

“我、我叫姬承，住在南淮城。我是做……我是做……”他想了很久，似乎是不知如何说明自己的无业状态，只能如此这般地解释：“我祖先留下了一样值钱的文物，我靠展览它换钱。”

“是什么文物？”云灭刨根问底。

姬承低下头：“虎牙枪。我的祖先，是姬野。”

“有意思，”云灭点点头，“一个展览祖先武器的名人后代。尸舞者先生，您呢？”

“‘尸舞者’三个字就是最好的解释。”对方简短地回答。

“恐怕还不够，”云灭说，“这世上的尸舞者虽然少，但不会只有你一个。我们需要知道，你和其他尸舞者有什么不同，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同。”

尸舞者沉默了一阵子，似乎也在思考措辞，最后他开口说：“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做，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里，我只是在逃命而已。”

这个答案出乎所有人意料，云灭首先表示怀疑：“你操控着两个巨大的夸父行

尸，唯恐自己的出场不够醒目，这算是逃命吗？”

“逃命并不一定要把行踪完全隐匿起来，”尸舞者说，“当你出现在敌人面前，敌人却完全没办法认出你来，这也是逃命的一种。”

“高明！”姬承终于找到机会插嘴拍一句马屁。

“我还可以多告诉你们一句，因为这或许是我与这位拿虎牙枪买门票的先生之间的唯一共同点，”尸舞者犹豫了很久，还是说了出来，“我原来的身份……也算得上尊贵，但现在我只是个孤家寡人，除了尸体没有任何同伴。我只能说那么多了。”

潘海天不禁心生同情。他在心里想象着这个残疾而丑陋的尸舞者过去的模样，那或许还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侯门俊杰呢，现在却弄成了这副德行，靠着极端邪恶与污秽的新身份来摆脱他人的追杀。他那短短几句话中，不知包含着多少辛酸的往事，包含着多少阴谋、背叛、血腥和黑暗。

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故事，潘海天忽然觉得自己对文学之道又有了一点领悟。即便是眼前这个平凡到近乎猥琐的姬承，谁能保证他的一生中就没有一两段精彩生动的华丽乐章呢？

姬承显然没有潘海天想得那么多，他只是一下子反应过来：“这么说，那个搞恶作剧把我们约到这儿来的人……就是想拿名人之后来做点文章？他不会把我们都抓起啦绑票吧？我家可没那么多钱来赎我，如今世道不景气，祠堂的生意越来越……”

他还要絮絮叨叨说下去，燕歆已经打断了：“不是。”

“什么不是？”姬承一愣。